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跋

或疑孟英醫案二種雖證治多條而善用清涼短于溫補以之立法母乃偏乎余曰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藥則反是涼解則人望而畏之設以涼解生之而不感溫補則人狎而玩之設以溫補殺之而不怨徇人欲而求合于世者咸操此術焉而孟英者讀書明道知藥為治病之具也見是病用是藥宜熱宜涼初無成見然七情內動即是火邪六氣外侵皆從熱化自然熱證浮于寒證涼解多于溫補正是補偏救弊隨時而中之法胡可謂之偏耶再以余數十年來目擊親族之病而驗之大抵不死於溫則死于補即不遽死而漸成錮疾亦遷延以死言之痛心指不勝屈姑就余一家而言胞叔偶于秋間發熱舌色黃膩醫以其七旬有餘也投溫補而尋斃余從母患痰火醫以其右尺之沉微無力也而投溫補旋變癲狂延數年斃余長男周歲發熱醫謂慢驚投參朮而殞次男亦然乃變癩證久之亦殞吁可不慘哉可不畏哉迨李男患滯下幼科治之漸劇僉議參附挽回余謂殷鑒不遠與其死于火寧死于水徑投犀角等藥多劑得生考古有救溺死之方即此可悟又何疑歟

庚戌秋七月族兄燮瘦石謹跋

四明曹炳章校刊

王氏醫酉案

古越章伯恢題

右卷第一節

王文

四民書院本

子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彌留之際執孟英手而囑曰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于世汝識斯言吾無憾矣孟英泣拜而銘諸心版然自顧家貧性介不能為利達之人將何以為世用耶聞先哲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因自顏其室曰潛齋而銳志于軒岐之學潛心研究遂抉其微年未冠遊長山即納交于予每見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視疾之暇恒手一編不輟也繼瞻其齋頭一聯云讀書明理好學虛心可見苦志力學蘊之胸中者淵深莫測乃能窮理盡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難言二十年來活人無算豈非以用世之才運其濟世之術而可垂諸後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長孺刻仲淳案之例錄而付梓名曰回春錄見聞有限道美極多世之君子必有如莊斂之華岫雲其人者更為之遠搜博采以廣其傳而予糠粃在前有榮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 愚弟周 鏞拜題

才不足以包乎所業之外則其業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業之中則其業亦不精拜之射僚之
丸張旭之草書蘭子之舞劍其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于一藝之微研窮玩索不
能自己迨其業之既成而天下莫能尚況乎醫之為道參天人之奧操性命之權其理至深其
責至重而世顧以無才無識之人挾不專不精之術貿貿施治絕人長年宜乎古人有學醫人
費之慨也余自束髮受書篤嗜軒岐之學以家貧無力致書所蓄者靈素而外立齋景岳諸種
而已觀其援引之繁富議論之辨博竊以為道在于是而按法施治輒為所困嗣得西昌喻氏
之書伏而誦之始有以識夫病情之蕃變方劑之準繩與夫寒暑陰陽之變化其才大而學博
識高而法密有非薛張諸公所能髣髴者然而尚論一編猶襲三綱之謬春溫一論混入傷寒
之中白壁微瑕不能不為此老惜也歲在乙巳服官江右廣搜百氏之書如葉天士之高超尤
在溼之切實王晉三之精奧張路玉之明達以及吳又可徐洵溪柯韻伯陳修園諸君子罔弗
各具精心獨抒偉論靈蘭之祕闡發靡遺然而宗古訓者矩矱弗失而不免于穿鑿附會崇妙
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于支離背謬夫醫主于愈病而已偏執一途而故持高論縱名理湛深
與病情無與也偶于坊間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霍亂論一帙其理明其指達指陳病機判然
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為飼鶴山人之流亞私心竊嚮往之已酉冬余室人患疫飲腸痛屢藥
弗痊漸即沉困適孟英來撫之金谿視吳侯醞香之疾亟走伴相邀惴惴然恐不得一當乃孟

英惠然肯來投藥五劑而大效並出初刊醫案回春錄見示因縱談古今之同異百家之得失
滔滔滾滾折衷悉當始知霍亂一論不過孟英一端之緒餘而又竊幸余向之私心傾慕者為
不誣也詢其近案積有數卷乃張柳吟趙菊齋諸君子所輯定而題其篇曰仁術志余取而讀
之喜其崇論閎議足為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醫案與回春錄合為一編而附霍亂論于後并
謬加評點付諸攻木之工以廣其傳蓋醫者生人之術也醫而無術則不足以生人醫而誤用
其術則不惟不足以生人而其弊反致于殺人夫醫雖至庸未有忍于殺人者也而才不足以
應紛紜之變學不足以窮古今之宜識不足以定真偽之幻則其術不精斯曰殺人而不自知
故為醫而無才無學無識不可也為醫而恃才恃學恃識亦不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虛心以
應之庶乎其可也夫古人因病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勢自然本非神妙唯用之而當斯神妙
矣今才如孟英學如孟英識力精超如孟英而每臨一證息心靜氣曲證旁參務有以究乎病
情之真而後已宜乎出奇制勝變化無方著之醫案卓卓可傳如是也余讀孟英之書于數年
以前以為迢迢二千里山遙水阻必無相見之期乃吳君病而孟英來孟英來而余室適病究
轉牽引卒使數年來望風相思之友把袂盤桓傾吐肝高極苦岑過合之奇夙世因緣諒非淺
鮮孟英勉乎哉異日者擷眾籍之精華訂羣言之謬偽刪繁提要勒為一書以保全天下萬世
之民命厥功甚鉅而為力亦甚艱天末故人所企望于良友者詎止斯醫案一編而已耶

例言

一所錄皆二十年來見聞所及詳載字姓應歷可徵間有逸其姓氏者偶忘之耳

一淺易之證尋常治法所能瘳者概不泛錄

一難辨之證誤藥即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燭遽爾霍然雖若無奇不可不錄後學苟能留意庶免以藥釀病之辜

一病有虛實寒熱治分補瀉溫涼更有補瀉互投之法寒熱並用之宜者以標本異情證因錯雜也此錄諸案具備法無偏倚不媿一代之良工矣

一六氣皆從火化凡外感之邪雖傷寒必以顧陰為主況溫熱暑燥之病更多于傷寒而熱之灼陰尤為勢所必然耶觀案中治感多以涼潤清解為法是參天人一致之理以談醫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窺測也

一孟英可傳之案何僅止此惜予未能窮蒐廣討也凡荷其再造之人不妨陸續補刊以推廣仁術而嘉惠來茲匪惟忠厚當然即是心存濟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為次蓋欲卷數之遞增無已耳

一案中辨證固多發人之未發他如論阿片之燥烈傷津豬肉之柔潤充液之類尤為有功于世是不僅某藥治愈某病之案讀者須加咀嚼勿囫圇咽下也

一孟英雖用藥極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證處方同道莫不折服茲所錄案已見一斑附采玉芝丸數方藥易功優更徵立法之善至爛喉痧方雖從金匱翼錄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錫類散且聞授其方于莊芝階金應谷兩中翰修合濟人救全不少凡屬外淫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藉以為神丹也敢不附載以廣其傳乎

王氏醫案卷一 原名回春錄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 錄光遠輯錄

乾薑辛溫散
用之以回陽
氣若併此不
得則令壯成
人以氣呵之
亦可救倉卒
之變

甲申夏子於登廁時忽然體冷汗出氣怯神疲孟英視之曰陽氣欲脫也卒不及得藥適有二
年女佩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即安後用培補藥率以參耆朮草為主蓋氣分偏虛
也

范慶簪年踰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塾驟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
雖向來咳嗽陰虧陰藥切不可服然非格陽吐血附桂更為禁劑乃以潞參耆朮草山藥扁
豆橘皮木瓜酒炒芍藥為方五帖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驢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
子龍骨牡蠣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年以他疾終

丙戌春倉夫鄭德順患急證時已二鼓丐孟英視之見其扞牀拉席口不能言惟以兩手指心
抓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即霍然詰朝詢其故始言久
患臂痛因餌草頭藥下咽後即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錄此足以證孟英臨
證之燭照如神亦可見草藥之不可輕試也

葵人羅元奎丁亥夏卒發寒熱旋即嘔吐不能立自言脘悶痛不可當孟英視其痛處焮赤腫
硬形如肥皂突橫梗于毛際之左乃曰此證頗惡然乘初起可一擊去之也用金銀花六兩生

子每以此法
治陽證瘡毒
莫不應手取
效真妙方也

法本喻氏

以參能滋水
則力厚取效
倍捷

甘草一兩阜角刺五錢水煎和酒服之一劑減其勢再劑病若失逾年患傷寒孟英切脈虛細
已極曰此不可徒攻其病者以陰分太虧耳與景岳法以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
胡等藥一劑而瘳

予素患噫氣凡體稍不適其病即至既響且多勢不可遏戊子冬發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
此陽氣式微而濁陰上逆也先服理中湯一劑隨以旋覆代赭湯投之遂愈嗣後每發如法服
之輒效後來發亦漸輕今已不甚發矣予聞孟英常云此仲聖妙方藥極平淡奈世人畏不敢
用殊可哂也

有患陰虛火炎者面赤常如飲酒之態孟英主一味元參湯其效若神而屢試皆驗
黔人葉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後汗出昏瞶醫皆束手乃甥余薇垣挽孟英勸之曰此真陰素
虧過服升散與仲聖誤發少陰汗同例下竭則上厥豈得引亡陽為比而以附桂速其斃耶以
元參地黃知母甘草白芍黃連茯苓小麥龜板鼈甲牡蠣驢皮膠為大劑投之得愈

海陽趙子升辛卯夏病瘧急延孟英診之曰暑熱為患耳不可膠守於小柴胡也與白虎湯一
啜而瘳甲午秋記麗門患溫瘧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瘥之內申夏感少雲病濕熱瘧孟英以
白虎加蒼朮湯而安己亥夏予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二三帖後汗出昏厥妄語遺溺或謂其體
質素虛慮有脫變勸服獨參湯幸表弟壽者不敢遽進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脈洪大滑數曰陽

妙論不獨治
者為然凡上
而不下之證
皆可類推

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同符處竹葉石膏湯兩劑而瘳庚子夏滇人黃肖農自福清赴都
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投白虎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味吾室人患瘧瘧孟英亦主
是方而效莊之階中翰張安人年踰花甲瘧熱甚熾孟英審視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而安聞
者無不驚異予謂如此數證體分南北質有壯衰苟非識證之明焉能藥與病相當而用皆適
宜哉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旬餘諸醫束手乃弟麗門懇孟英治之見其氣促音微吮忒自汗飲水
下咽隨即傾吐無餘曰伏暑在肺必由溫散以致劇也蓋肺氣受病治節不行一身之氣皆失
其順降之機即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既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
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葉薑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感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
也改用桂枝乾薑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
蛤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亟屏前藥以瀉白散合清燥
救肺湯數服而平。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謂傷風亦有戴陽
證也不可執視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茯苓乾薑五味胡桃肉細茶葱白
一劑而瘳孟英曰此真陽素擾痰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虞誤投表散一

汗亡陽故以真武四逆諸法回陽鎮飲攘外安內以為劑也不可輕試于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

癸巳秋余在藝患瘧大為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月餘肌肉盡削寒熱不休且善嘔惡食溺赤畏冷乃買棹旋杭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濕瘧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元氣為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瘧于藝友人咸舉醫療予概卻之憶病情與前無異即于篋中檢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聞者無不稱歎後歸里為孟英述而謝之孟英曰瘧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溼丸方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腎囊氣逆便溼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選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溺清且長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徧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不制水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溼與大劑參朮果即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

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膿瘰疔大抵溼熱之病耳瘍醫連某疑為遺毒徑作廣瘡療漸至上吐下痢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未春更兼腹痛自汗汎愆肌削諸醫皆見而卻走矣王仲安為孟英視之曰此胃氣為苦寒所敗肝陽為辛熱所煽前此每服湯劑即如昏

胃稍投滋膩。泄瀉必增。遂謂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為方。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病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罄練不能榨油。徒傷正氣。盡壞前功。豈不可惜。眾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秘。糞從口出。臭不可當。自閉不起矣。孟英用代赭旋覆湯加蜈蚣蟲服之而愈。

孟英遂于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欲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聞孟英于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不以為然。次月仍轉。但不多耳。復選孟英診之。曰。果妊也。汛不斷者。胎之血有餘耳。踰月汛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為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婉如期。人始服其見老。丙申夏。滿洲某選粵東鹽場。攜眷之任。過浙。主于李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熊羆入夢矣。某頗不信。謂經甫停。何以遽斷為孕。而又必其為男乎。反生言過其實之疑。既而某延雲臺入幕。偕赴粵任。次年雲臺于家書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歎孟英指妙。予荆人久無孕。辛丑秋汛事偶愆。孟英一診。即以妊斷。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子。惜不育耳。邵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于寅春初診。即許抱

娠孕之脈最
為難憑有初
娠即現于脈
者有三四月
始現于脈者
于脈者此與
脈斷證有
時可憑有一
不足憑同以
此質之孟英

孟英亦以為然可見真學問人必不恃虛言以眩世也

孫秋杪果應表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事滯少腰腹微脹自以為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調之切其脈曰懷麟矣初猶疑之既而始信卯春果弄璋吳雲階室年四十餘寅秋沉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迨孟英診之孕也被猶不自信及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秋孟英治石誦義室脫痛甫愈適汛逾期即曰娠矣既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朱恆山久患胸痞多痰諸藥罔效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旋運也與參耆苓朮之劑豁然頓愈因極欽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紙加于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會其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醫之中風藥早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氣從溺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藥痧藥風藥灌之偏矣脈僅若蛛絲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無棣張柳吟封翁於乙未夏偕令嗣恆齋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鄭九者封翁寵人之弟也途次抱恙抵抗日招越醫陳六順診治服藥後汗出昏狂精流欲脫封翁大駭躬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脈既數且亂沈取極細乃語封翁曰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線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訂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談醫岐黃之言無所不覽惟不肯為人勸病亦慎重之意耳于是孟英以元參知藥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

石斛梔子鹽水炒淡豆豉為大劑灌之下咽即安次日去梔豉甘草加龜板鱉甲鹽水炒橘紅十餘帖而康。

吳韻齋令姊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巳夫其怙恃情懷悒悒凡事漸愆寢食皆廢肌瘦吞酸勢極可畏孟英以高麗參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茯苓牡蠣白芍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歸地滋陰康強竟勝于昔。

一男子患喉痺專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痊予謂喉痺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于病翻成溫補之證是病于藥也非病于藥也嘗聞孟英云病于病而死者十之三病于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哮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壳以仁紫苑山查絲瓜子芫薸子旋覆琥珀出入為方三日而愈。

局醫黃秀元之與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身患熱病局中諸醫皆慮胎墮率以補血為方旬日後勢已垂危浼人求孟英診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力懇疏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麥冬知母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臭爛而神氣即清熱亦漸緩次與西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參丹皮茯苓山查石斛豆卷芫薸